

我们全家都开始称呼他为「父亲」

萝拉·帕尔多·孔德 (Lola Pardo Conde) 来自於西班牙的瓦拉多力(Valladolid)。在1940年，透过她的哥哥，她们全家结识了施礼华神父，而这是家族友谊的开端，以及她成圣之路的发现 --- 她於1964年成为了主业会可结婚会员。

2009年1月6日

我记得我是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认识「父亲」的 --- 我们是如此称呼他。

他惯於与其他主业会成员一同前来瓦拉多力，结识一些大学生们，而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哥哥阿多佛。刚开始，他们会在他所待的一些旅社见面，像是：西班牙饭店 (Hotel Espana)、卡斯狄亚饭店 (Hotel Castilla) 等等... 随著他的使徒工作增多，以及变得密集时，他们租了间叫做「角落」(El Rincon) 的公寓。在1943年五月二日那天，父亲降福了那间公寓，并带来了一尊圣母像，恭置在客厅壁炉上的架子。父亲会在那儿与学生们聚会，以主业会的精神培育他们，亦带领他们的祈祷。

我们与施礼华神父的第一次会面

我的母亲刚成了一位有著五个孩子的寡妇，她很关心想要知道我的哥哥阿多佛每天晚上在哪儿唸书。一天晚上，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家，并开始向我的母亲说些关于主业会的负面事

情。妈妈深感不安，和我哥哥谈论了一番，他告诉她在主业会内，他们只谈论天主、唸书，及唸玫瑰经，但是为了使她安心，当下次创办主业会的神父来这城市时，她可以去和谈谈。

於是她如此为之了。当圣施礼华抵达瓦拉多时，听闻了关于我母亲的担忧，便告诉我哥哥他会来家中拜访，也就是位在瑞可列多街13号1楼。他在傍晚时分来到，他的脸上有著司铎的尊严，也带有著喜乐和温暖。我们对他的深厚的喜悦和缓慢但自然优美的说话方式，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我们全家都开始称呼他为「父亲」。在谈话过程中，我的母亲以她惯常的坦诚说到：「人们说你们是共济会」。

父亲的声音并没有失去他那真诚地平静祥和，他回答：「我的女儿，他们可以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。」他继续向我们解释，在主业会的人只试著去爱天主、爱教会，以及爱教宗，并且藉著做好他们平凡的工作，带许许多多

多的人灵更加接近天主。他清楚地表示，他喜爱并尊重教会内所有的组织，并强调主业会的成员并非修道人士，因为天主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中。

就如同初期基督徒一般

当我们坐在那儿，不眨一眼地专心聆听著他的话语时，他充满著爱地看著我们五个孩子，并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那需要征服世界者、将耶稣置於所有人性活动的顶端。她说，我们会做到的，如果我们多多祈祷，就如同初期的基督徒般。尔後，他向我们说到他的女儿们，意即属於主业会的女性成员们，会想要前来拜访我们。

几个星期之後，主业会的创办人前来与我们一同午餐，我们都引颈期盼再度与他聚首，而我们依旧相当佩服他对所有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怀有著极大的信心。

有一天，那位神父会成为圣人...

在父亲离开後，我那快要十岁的弟弟麦可，告诉我母亲：「您要好好保管这张椅子，妈妈，因为有一天，那位神父会成为一位圣人。」

几天过後，安卡妮塔．欧特卡 (Encarnita Ortega) 来拜访我们，她是初期要求加入主业会的女性成员之一。她邀请我们去马德里的苏鲁巴尔宿舍做避静，我的姐姐玛丽亚露薏莎和我都去参加了。

第一个默想是由主业会首叁位司铎其中之一若瑟．路易斯．莫斯奇神父 (Fr. Jose Luis Muzquiz) 所主讲的。他咳嗽咳得厉害，於是隔天圣施礼华出现了，并告诉我们：「我的那位儿子生病了，这对妳们是不幸地，因为将由我取而代之！而我一无是处...」

当他以“我主我的天主...”之词开始祈祷时，给了我极深的印象，你可以知道他完全地沉浸於天主内。之後，他说了關於弥撒圣祭的无限价值。自

那时起，除了生病之外，我没有一天没望弥撒。

我将会永远以深厚的感情去记得这第一次的避静，因为我极为感激天主，让我能有幸地参加了圣施礼华神父所主持的避静，儘管我那时青涩不成熟，那仍旧为我的灵魂带来了很大的益处。

* * * * *

几年过后，在1964年，我请求加入主业会，作为可结婚会员。之后，我在几次多人聚会中，见到创办人。在其中一次，他告诉我们必须去爱我们丈夫的缺点，只要那些并不触犯天主，他说，丈夫也同样应该如此。

我从未思及能活著见证到父亲的成圣大典，那是我所经历过最开心的事情之一，我为之真心诚意地感激天主。而圣施礼华在我第一次避静中开始默想所说的：「我主，我的天主！」仍旧在我耳边迴响著。

.....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
automatically from [https://opusdei.org/
zhs/article/article-135/](https://opusdei.org/zhs/article/article-135/) (2026年2月5日)